

# 论形象思维的实质

汪 玲

(泸州市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摘要:**针对形象思维实质的不同论述,提出作者的观点:形象思维实质是想象,形象思维不是想象加思维,“伴有形象的具体概念”不是形象思维活动的基本单位。

**关键词:**形象思维;实质;论述

**中图分类号:**B8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0)04-0130-03

## On the Essence of Images

WANG Ling

(Luzhou Institute of Higher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Luzhou 646000, 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different discussion on the essence of imag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essence of images be imagination, images be not imagination plus thinking, “concrete conception followed by imagination” be not the basic unit of images action.

**Keywords:**images; essence; discussion

形象思维的实质不仅是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已有许多年,但“形象思维”到底指何种心理活动至今尚未统一,在此提出作者的几点看法,供探讨。

### 一、形象思维实质是想象

创造艺术典型的过程在艺术家的心理活动上称为形象思维。对形象思维的心理实质有一种较流行的说法:形象思维自始至终都不离开形象,但并没有一种与逻辑思维相平行或对立的形象思维。不管是形象思维或逻辑思维,都是认识的一种深化,是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的一种认识过程。形象思维的过程一方面是认识不断深入,由感性到理性的本质化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想象不断展开、丰富,使形象具有特色的个性化过程。两者同时进行,不可分割。而逻辑思维不仅作为基础,还在整个形象思维行程中,或暗中或明处不断地起着指引、规范和制约的重要作用。

既然形象思维本身可以由感性到理性地认识世界本质,那么为何还要以逻辑思维为其基础?既然逻辑思维指引、规范和制约形象思维的行程很重要,那么形象思维本身又如何完成“由感性到理性的本质化”呢?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既非平行,也非依存,二者之间仅存在共性。认为形象思维不是认识的表现,而是对客观世界的艺术的然而却是本质的、理性的认识。

别林斯基在《智慧的痛苦》(1840)中说:“诗歌就是同样的哲学,同样的思维,因为它具有同样的内容——绝对真理,不过不是表现在观念从自身出发的辩证法的发展形式中,而是在概念直接体现为形象的形式中。诗人用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

他还在《杰尔查文作品集》第一篇论文(1843)中讲得更仔细:在诗中,想象是主要的活动力量,创造过程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得到完成。

从其论述中不难看出,形象思维就是想象,就是创造性地想象,其功能是“体现”、“再现”,即表达、表现认识过程的结果,是“显示真理”而非“证明真理”。

高尔基也说过:在求生的斗争中,自卫的本能在人身上发出了两种强大的创造力:认识和想象,认识——这是观察、比较、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事实的能力,简单地说:认识就是思维。想象在其本质上也是对于世界的思维。但它主要是用形象的思维,是“艺术的”思维;可以说,想象——这是赋予大自然的自发现象与事物以人的特质、感觉,甚至还有意图的能力。

上述论述表明:想象就是形象思维;认识就是抽象思维。思维是一种认识能力,是观察、比较、研究自然的自发现象和社会生活事实的能力;而想象(形象思维)则是另一种能力,它是赋予自然界的自发现象与事物以人的特质、感觉、意图等的的能力。两种能力截然不同;前者只能认识客观事物本身

所固有的东西；而后者却能赋予客观事物本身不具有的东西。

关于形象思维的功能，高尔基说：艺术家的形象思维，以对现实生活的广博知识为依据。即以认识的结果为依据，把认识过程的结果——思想体现在形象中。

先有认识，然后才有创造，先有思想，形象思维才有表现的东西。思维的基本过程是在意识中进行的分析和综合过程。形象思维在整个认识过程结果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分析综合有关的记忆表象，形成能表现文艺家思想感情的创造性的新表象，即典型形象。有意识地进行分析综合，这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想象)的共有特点，但前者是认识过程，后者是表现认识结果的过程。

不管是形象思维还是抽象思维都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的人类认识的总规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变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虽然是两个相对高低的认识阶段，但在没有形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之时，却不能称为理性认识；例如记忆表象与感知觉比较，前者反映的东西比后者深广，但是，不能把记忆表象称为理性认识，因为“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等)——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简言之，“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不可须臾离开形象思维，并非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本质的途径。所以按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就没有所谓“必须遵循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之可言！

“形象思维，不是舍弃感性的具体的形象，而把那些最能体现事物和生活的本质特征、必然规律的独特的感性形象聚集起来，熔铸为生动的具有巨大概括意义的形象和形象体系。这种用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形象和形象体系，就是作家、艺术家实现了由感性认识阶段到理性认识阶段飞跃的理性认识。”众所周知，抽象思维凭借抽象概括的心理活动形成概念来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规律。

本来“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人们只有通过现象和个别才能认识本质和一般。

在心理活动能力上，文艺家异于众者，就在于其形象记忆和形象思维(想象，一种再现思想的能力)较强，并非他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使用某种不同于众的特殊思维方法。文艺家根据其生活中观察、比较、研究形成的主题思想和审美兴趣，借助于两种信号系统的协同动作，通过想象选择早

已储存于记忆中的最有表现能力的表象，加以分析综合，产生典型的艺术形象，寓其思想感情于此形象中，这就是高尔基讲的“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中每个人身上，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吐谈等等抽取出来，再把他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身上。”

上述分析表明，形象思维就是想象，其功能是把无形的概念、思想表现于生动、感情、美丽形象的过程，它不是证明真理，而是显示真理。它只有表现(显示)得正确与否之分，深刻与肤浅之别，而没有所谓“理性”和“感性”的阶段。那个所谓“不是对认识的表现，而是对客观世界的艺术的然而却是本质的、理性的认识”的形象思想，不过是“乌有”、“子虚”之属。

思维凭借概念及其体系说明、掌握世界，想象则凭借典型的艺术形象来说明、掌握世界，从说明世界这点看，称想象为形象思维是恰当。

## 二、形象思维不是想象加思维

《形象思维散论》中写道：“想象只是形象思维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形象思维说成是想象，是不符合创作的实际的，是不能说明形象思维的问题的，”“在形象思维中，思维起主导作用，想象活动总是受思维活动的控制，而思维活动则是以想象为基础，在想象所提供的形象世界中展开思维。”

其论据之一：“先看创作材料的形成。来自社会生活的创作材料，是通过想象再现在作家脑海里的。想象中的感性材料，并不能保存生活现象原来的样子，而是经过思维的分解和选择，只保留了生活现象的最重要的特征和细节。有些感性材料，已是经过思维的加工，与某种思想概念结合，孕育在一起，是潜伏在记忆中的创作的种子。”《散论》于此讲的是表现和思维的关系，它混淆了表象和想象，用“想象”一词代表属于表象的事，文不对题，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论题。表象与思维的关系，不等于想象与思维的关系。

其证据之二：“再看创作中一个矛盾的处理，高尔基曾经谈到过，作家创造形象的工作要比学者与专家们的理论工作困难。他说：‘动物学者在研究羊的场合，没有把自己再现为羊的必要，但文学者在指定吝啬汉的时候，便不可不将自己为吝啬汉，在描写贪欲的时候，又不可不将自己想为贪欲汉。’这精辟地指出了形象思维的想象特点。”证据也值得商榷。高尔基这段话讲的正是作为创作典型形象的想象，并非“形象思维的一个组织部分的”想象。

其证据之三：“最后，看看创作的过程。在创作想象中，各式各样的形象，纷至沓来，活灵活现，不断运动。同时，作家对想象中的形象，思索着、评价着、鉴别着、挑选着。思维与想象是结合着活动。有些形象一闪而过，被思维淘汰，有的形象凝结集中起来，被思维选中，形象孕育着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又催动想象，更新想象。”在创作过程中，评价、鉴别、选择的“标准”就是主题思想。文艺家通过观察、比较、研究(即通过思维)社会生活，接受生活“暗示”，形成主题思想，即

表明对社会生活的某一特定领域的现象有了一定理解和理性认识。有此理解之后,对有关现象就能不再思维都能很好感知,并且形成的表象也甚鲜明;表象越鲜明,理解就越深刻,表象与概念相互促进。在创作中,记忆的各种表象都活跃起来;想象根据主题要求来评价、鉴别、挑选表象,分析综合,以期正确、深刻、合乎美学地体现出主题思想。只有在作者遇到他还不甚了了的环节上,思维才又出来“干预”,等思维得出一定结果(思想)之后,思维过程就终止了,想象又开始活动,力求体现此结果。《散论》认定思维之评价、鉴别、挑选形象于前,主题思想孕育在后,颠倒事情的首尾,混淆了思维和思想的作用。

在创作心理活动上,想象过程是和思维过程的结果(思想)发生联系,它用形象来体现此结果(思想);而不是它和思维过程本身直接相连接构成一个新的心理过程——形象思维。想象和思维是两个不同质的心理过程,由于大脑皮层活动的优势法则,在同一瞬间内,只能出现想象或思维,所以把想象和思维加在一起,说成是形象思维不妥当。

### 三、“伴有形象的具体概念”不是形象思维“活动的基本单位”

有位心理学工作者在一篇题为《形象思维之我见》的文章中说:“形象思维的实质是思维活动始终有形象相伴随。”“形象对于形象思维说来,是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而只有那些引趣了事物形象的各种具体概念才是形象思维必要充分的条件。”“形象思维是以伴有形象的具体概念为其活动的单位。”其依据思维活动的基本单位是概念,形象思维既然是思维,那么其活动的基本单位当然也是概念,所不同于抽象思维的只是能够引起相应形象同时出现的具体概念。

上述论点不妥当。表象不可能和具体概念同时出现于意识中。各种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是相互联系构成活动的整体;但在同一瞬间内,在意识中只能出现表象或概念(即或是具体概念),二者不可得兼。因为大脑皮质的活动服从于优势法则,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理规律。“具体概念”不论其多么“具体”毕竟它是概念,是抽象的,不是感性、形象的;要由它来在意识中“引起”相应的形象,则需要相应的一定的表象过程和想象;否则不行。没有表象过程和想象,以“具体概念”为单位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抽象思维,如果以记忆表象为活动单位,在整个心理活动中分析、综合此表象,并形成新的表象,这已经是创造性的想象了。一旦表象过程在意识中出现,思维立即停止。《形象思维之我见》一方面说形象对于形象思维并非充分条件,具体概念才是形象思维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同时又说没有人的想象活动,形象思维是无法进行的,形象思维是一刻也离不开想象的。”这岂不矛盾吗?

文艺家创作文学作品需要想象;读者也要想象才能欣赏

文艺作品。“只有当读者像亲眼看到文学家向他表明的一切,当文学家使读者也能根据自己个人的经验,根据读者自己的印象和知识的累积来想象——补充,增加——文学家所提供的画面、形象、姿态、性格的时候,文学家的作品才能对读者发生或多或少的强烈作用。”

“水光潋滟晴万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俗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一首吟咏西湖的著名诗篇。“水光”、“潋滟”、“山色”、“空蒙”、“西子”等等,应该算是很“具体的概念”了;但是,我们不进行想象,能在意识中引起形象吗?不进行想象,要想领略、体味这首诗的美就不可能。欲进行想象,而又没有看过西施的人,没有读过有关西施的美的书面材料的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二句,在他说来,无论如何也形不成形象(表象),在意识里仍然只是一连串的“具体概念”。

《形象思维之我见》的作者还认为,关于形象思维的以“具体概念”为基本单位之说在别林斯基那里就有了,他认为别林斯基讲的“作为一部艺术作品的基础的观念是不是具体?就是说,它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充分与自己相符合?是不是能够充分表达自己,因为只有具体的观念才能够体现在具体的诗意形象中,诗歌是高于形象的思维……”。这段话中的“具体的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具体概念的意思。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形象思维是离不开具体概念的。笔者认为这样讲思维不妥当。别林斯基讲的“观念是不是具体”就是说观念是否充分与自己相符合,是否能充分表达自己。在此讲的“观念”、“思维”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是“自我思维着”的观念、思维;而非我们今天的所讲作为,如脑的机能,客观现实的反映的概念,观念和思维。别林斯基于此所讲的具体观念是观念从自身出发的辩证法的发展的一种形式,即观念自身具体化了的观念,与我们今天讲的“具体概念”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别林斯基的话怎能说明“形象思维离不开具体概念”呢?不能。它至多只能说明文艺作品是用形象来体现思想。

用来体现思想的艺术形象是文艺家在心理活动中把记忆表象加以选择、分析、综合形成的新的创造性表象,是众所周知的想象,不是什么“具体概念”活动的过程。

#### 参考文献:

- [1]高尔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 [2]李泽厚.关于形象思维[N].光明日报,1977-02-11(2).
- [3]荣鸿昌.形象思维是对世界及艺术掌握[J].社会科学研究,1979,(1):11-13.
- [4]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
-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6]吴富恒,狄其聘.形象思维散论[J].文史哲,1978,(2):13-15.